

歧路燈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歧路燈二

〔清〕李海觀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岐路燈卷之四

第十八回

紹聞詭計謀狎婢

王中危言杜匪朋

第十九回

孔耘軒暗沉腹中淚

盛希僑明聽耳旁風

第二十回

夏逢若酒後騰邪說

茅拔茹席間炫艷童

第二十一回

王中片言遭辱斥

紹聞一諾受梨園

第二十二回

閻楷思父歸故里

紹聞愚母比頑童

第二十三回

譚氏軒戲箱優器

張家祠妓女博徒

第二十四回

王中夜半哭靈柩

紹聞樓上嚇慈幃

第廿五回

對僕人誓志永改過

第廿六回

盛希儔豪縱清賄債

誘盟友暗計再分肥

王春宇歷練進勸言

第十八回

紹聞詭計謀狎婢

王中危言杜匪朋

話說譚紹聞坐在車上，問鄧祥道：「王中今日怎的沒來？」鄧祥道：「王中今日連午飯也沒吃，日西時在東街打聽着大相公在蓬壺館拜朋友，回去火速催俺兩個來，他沒有來。」譚紹聞一聲兒也沒言語，到了家中，王氏道：「你往那的去了？你往常往那的去，還對我說，我又沒一遭兒不叫你去，你偏偏今日不對我說一聲兒。」王中間了我兩遍，我白沒嚷答應他，你往後任憑往那的去，你只對我說一聲，你就去，我又不是你爹，那固執性子，我不扭你的竅。」紹聞道：「就是前日咱往俺姪子家去，俺隆哥商量請

俺盛大哥俺兩個夥備了一席在蓬壺館請他看了一齣子戲，我只說娘知道臨走時我就忘了對說。王氏道：我若知道，再不叫你們幹這小家寒氣的營生。人家請你是一個主家，你兩個夥備一席請人家，人家不笑話麼？到底要自己備個席面，改日請人家一請，人家做過官，難說俺家沒做過麼？這都是你隆哥近日學精處，就是精也要看甚麼事兒。盛宅是咱省城裡半天人家，你說使得使不得？你隆哥來，我還要嚷他哩。紹聞道：今日盛大哥聽說是蓬壺館，就不想着去。俺隆哥天着了一會子急。王氏道：我說哩，我一個女人家見識，還知道使的使不的天色。已黑，趙大兒點上燭來，紹聞道：冰梅去把我的鋪鋪了，再添上一條毡，那

藤床透風。這兩夜冷的我睡不着。王氏道：你偏要不在大床上睡，你兩三歲時，在我懷裡，阿尿就不說。如今忽說不便宜了。紹聞只是笑，叫道：娘，我竟是要睡裡你與冰罷。梅天有時候了，各人都展鋪而睡，且說歐宅次日大門未閃，瑞雲班早已送到戲箱。等到日出半竿時，纔開了門，戲子連箱都運進去，拿了一箇手本，求家人傳與少爺磕頭。家人道：還早多着哩。伺候的少爺的貼身小廝，這時未必伸懶腰哩。你們只管在對廳上，扎你們的頭盔架子，擺你們的箱筒等。宅裡頭拿出飯來，你們却要快吃。且脚生脚，却要預先打扮停當。少爺出來，說聲唱就要唱。若是遲了，少爺性子不好，你們伏侍不下。前日霓裳班唱的遲了，惹下少爺，只要

拿石頭打爛了他的箱，掌班的沈三春說的磕頭搗碓一般，總饒了這掌班的道：「只要臉水便宜，吃飯是小事。」家人道：「臉水不用你要，這遭唱戲，先輪着樊鬚子管臺，你先沒見那長鬚子見你來時，不是往東院飛跑，那是伺候你的。」掌班的道：「知道，只是小心，就是把箱筒抬在東院對廳，滿相公正叫把桶子去了，果然只像現成的戲台，客廳上面橫着一面大匾，寫的是古道照人四箇字，款識落的是荷澤李東書。一付木對聯，寫得是：紹祖宗一點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條正路；讀曰耕，下邊就是藩台封君別號，乃是六十老人病樸齋，病榻力疾書。滿相公道：「這老太爺對子呢？」夏逢方欲答言，只見盛公子私衣小帽，揀着眼說道：「你們起來的這」

樣早戲子來完不曾滿相公道少爺沒見日頭上在半天裡麼掌班的走
過來磕下頭去說少爺安希僑道雨花兒哩掌班忙道雨花快來與少爺
磕頭一班都上來磕頭盛公子叫寶兒取錢二千班上一千雨花兒獨箇
是一千公子吩咐作速請客少項王隆吉到了又遲一會往蕭牆的人回
來說道譚爺有病不來希僑道這箇出奇了昨日好好的今日如何
有病多管是推故不來這只怕就兄弟不成了快去騎馬再請又吩咐
戲子只管開本先唱雨花兒脚色不必等客齊夏逢者道昨譚哥昨日
看戲半日不多言我看是心中有事隆吉道他沒有甚事盛希僑道他
斷然沒病却是為甚麼不來呢滿相公莫非為結盟之後不曾到西街

走走譚相公不好再來，或者前日在此醉了讀書的人，臉皮兒薄，不好再來，也是有的。希僑道：這正是男子漢幹的事，有甚麼醜？到是我們不往西街走走，却可笑。既是兄弟有伯母在堂，王賢弟是內親，不必說了。我們畢竟是個大缺典，夏逢若道：一發定個日子，治一分禮。一來與譚兄看病，二來與伯母行禮。何盛希僑道：夏賢弟真正見解極高，一舉兩得。說着話，見着戲兒往西街的家人回來，說道：委實有病，不能來。盛希僑正欲再問，只聽得戲上一聲號頭响，鑼鼓喧天，扮出來七八個惡猱，捧咆哮輪叉舞槊，一會，女雨花兒扮一個女腳兒，扮態麗容，在中間唱惡鬼周旋，繚繞希僑上在椅子上，站着看。那闊目早已把譚紹開忘在

爪窪國了。且不說盛希僑優賜延客。夏逢若攀緣續盟。單表譚紹聞是
何病症。原來少年子弟。天真未漓。不可暫近匪人。若說盛公子閑閱門
第。簪纓舊族。譚紹聞與之往來。也足以增聞長識。字乃盛公子竟是一個官
門敗類。譚紹聞到他家走了一次。果然增聞長識。其如添的是聲色閻
賄之事。雖不敢驟然決裂。却也生出來許些奇思異想。漸漸有了狎邪
之心。況從侯冠玉讀書時。已聽的西廂金瓶梅的話說。所以生出一計。只說
頭痛。王氏慌了。你昨日好好的。怎的頭疼起來。摸你的頭。却又不熱。是怎的
一個疼法。紹聞道。我今晚做了一個夢。見一個老婆子。頭上被著藍袖幅巾。
像菩薩模樣。問咱要賬。再遲兩天不還。就要狠擺布我。醒了時。就頭疼。

起來。王氏道：是了是了。你爹爹病時許下地藏庵願心，到今未還。或者觀音菩薩來索口願麼？紹問道：誰知道哩？王氏道：你在家裡睡，我坐車到你姑子家。央范師傅神前禱告。紹問道：娘只說賤姑子休咄。王中知道底裏。王氏道：敢咄也知道。又不知有多少打絞哩。紹問道：不用咄。小廝們去，就帶趙大兒去罷。王氏道：誰伺候你茶水？紹問道：冰梅。於是吩咐宋祿套車，只說曲米街要看親戚。王氏引的趙大兒去了。這是紹調虎離山，以便作事意思。此下便可意會。不必言傳了。恰遇盛宅頭一次來請紹，聞也有七八分想去，爭乃已說頭痛不使。一時矛盾，只得哼哼的對雙慶說：我身上有病不能去。打發來人回去罷。少時又來請時，紹聞又

怕得罪希儔十分要去想了一想。母親禱告回來。若說起席去了。太難遮掩。因叫王中到樓門說道。盛宅兩次來請。委的我有病不能去。王中只說是推病辭席。是遠盛公子的意。思不勝歡喜說道。這說說的極是。我去打發盛宅來人。紹聞道話兒要說。婉轉些。王中道。知道。却說王氏午後回來。只見兒子言色如常。問道。你好了。紹聞道。娘去了。我睡了一覺。那婆子說我不問你要了。你家許下。改日就還我哩。王氏向趙大兒說道。真正神前說話。不是耍的。果然有靈有聖。叫得應的。適纔我央范師傅神前燒了香。承許還願心。便是這樣靈驗。趙大兒道。或者大相公清早張了寒氣。本來不大利害。王氏道。你是胡說哩。我清早摸他的頭。真正火炭兒一般。熱的。趙大兒

不言語了咳

孤兒寡婦被人欺

識閻情危共憫之

豈意家緣該敗日

要欺寡婦即孤兒

且說到了次日王中正在門首看鄉裡佃戶納租送糧有二十輛車在那裡陸續過斗上倉只見兩個人抬了一架金漆方盒子直到門前放下王中看時却認的騎馬的是盛宅家人叫道王哥好忙下的馬上前拱了一拱王中讓至一所偏房忙叫閻相公去看過斗盛宅家人護書中取出一個帖兒上邊並寫着盟弟盛希儔夏鼎同拜王中間道是閻帖上之名這一位呢那人道是爺們在蓬壺館又新結拜的瘟神廟邪街夏老爺

的公子昨日俺宅下請這裡少爺看戲說身上有病不能去兩位爺說香
火情重備禮來望望相約曲米街春盛舖子裡明日一同早來哩王中
道費心費心但這事却怎麼處我家相公不知怎的張了風寒大病起
來今早醫生纔走了吃過三四劑藥通不能起床明日爺們光降恐怕不
能奉陪却該怎麼處那人道瞧瞧就回去不敢打攪勞動我目下就要上
西門上去王中道吃過茶去那人道不吃茶罷少爺叫我一來跟禮到府
上還要到西門劉宅借酒匠去王中道做酒何必一定要往別處借酒匠
去那人道王哥不知俺家少爺家裡別事到不關心却是這酒上極留
意家裡做酒的方子各色都有前日為老太太八月生日做下三十多

缸好酒在酒房封着好放着待客。家下常用的酒另放着。誰知少爺
那日到酒房看酒缸上糊的紙都爛了。少了兩整缸。別的也有少了半
缸。少爺惱了。審問家裡人。只說偷賣了。王哥你想誰家敢往俺家打酒。
都是他們他們者僕人也成夜賭博。半夜裡要喝酒。一百錢一壺。家裡有使的不長進
的小孩子們。圖這宗錢。偷配上酒房鑰匙。開開門偷賣於他們。前日一
片混打。沒一個敢承當。少爺知道。我與一個磨麵的不嘗酒。沒有吐着。
這做酒的老張。少爺說他不小心。打了二十大板子。老張雖做酒。卻不會
吃酒。人又老實。受這場屈氣。又染了一點時氣。前日死了。如今没人做
酒。所以斗我到劉宅借人。說着吃完茶。就起身上馬而去。德喜兒早把

抬盒人安在門房打發酒飯。王中拿帖兒到後邊樓前說盛宅差人送禮。紹聞跑在樓門問道：禮在那裡？王中道：在前頭院裡。這個是那裡來帖。紹聞道：看了道為甚不抬進來？王中道：還不知相公收與不收。紹聞道：人家送禮，豈有不收之理？王中道：說是大相公身上有病，明日要來看。到明日，他們不陪，若是陪他，願見的是昨日推病。紹聞道：正是呢。王中道：不如收了，他一二色別的，寫個謝壁謝帖子，我去說去。說大相公身上還不爽快，改日奉酬。盛公子是個每日有事的人，就未必來。況這甚麼鼎街坊都知道他是個兇兒，絲乃是一個破落戶，相公可以不必粘惹他。且是大爺靈柩在客廳，他們都是一起好歡的人。若說安詳，盛公子是必不